

张天翼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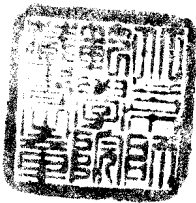
ZHANGTIANYI
WENJI

长篇小说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張天翼文集

第六卷



21157145

1157145

责任编辑：李济生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张天翼文集

第六卷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5.75 插页 7 平 4 字数 324,000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450册 (内精装550册)

ISBN7-5321-0031-6/I.34 定价：平装 5.15 元

ISBN-5321-0222-X/I.175 定价：精装 8.25 元

编 者 的 话

(一)本文集收入作者自 1922 年至 1982 年六十年来的主要文学著作。按体裁共分十卷:

第一至四卷: 短篇小说

第五、六卷: 长篇小说

第七、八卷: 儿童文学、童话、寓言

第九、十卷: 文艺评论及其它论著

末附:《张天翼著作(1922—1982)目录》

(二)收入文集集中的作品按体裁先集著后单篇, 并各依初版时序编排。凡中、短篇小说过去结集出版的仍保持原来的集名、篇目和编次。作品一律收自最先编成的集内。续出的自选集中有重复者仅存目。

(三)本文集采用的版本是: 凡经作者自己修订过的篇章一律据修改本校印。其它未经修改的采用最初版本。

除原版排印的错漏或经作者授意改动的个别文字外, 尽量保持原著面貌, 一般不作改动。

(四)作者原注全部保留, 并在注前标明“原注”字样。此外为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义, 由编者适当加以注释。各集、篇的出版情况注于各集名页背面、篇的篇末。

沈承宽

一九八三年七月

第 六 卷 说 明

本卷继第五卷之后续收作者长篇小说二部，按初版时间编次：

《洋泾浜奇侠》1936年初版

《在城市里》1937年6月初版

1717 28/12

第六卷目录

洋泾浜奇侠·····	1
题记·····	3
一 到了上海·····	6
二 八字脚文化之子·····	18
三 女侠的飞泥丸子·····	30
四 收服厨子·····	42
五 拜见太极真人·····	58
六 太极真人的法力·····	69
七 救国捷径·····	79
八 恋爱不忘正道·····	86
九 疏财仗义的秘诀·····	104
十 奇侠与新道德·····	117
十一 失恋·····	127
十二 活神仙现原形·····	134
十三 十三妹·····	145
十四 飞剑杀敌·····	155
在城市里·····	175

俠 奇 浜 涇 洋

上海新钟书局 1936年初版

(新钟创作丛书第一辑第二种)

曾连载于1933年5月1日——1934年3月1日

《现代》月刊第3卷第1、2、3、4、5、6期，

第4卷第2、3、4、5期。

题 记

大孩子先生们，这个小册子里的故事是给你们讲的。

我要是说：“从前有个国王……”或者“从前有个妖怪……”你就得摇摇头不要听：甭，别人这么大了，还听这些故事！

真的，你们已经长大了许多，什么阿拉定的灯呀，一个丘八大爷的洋火盒呀，听来真不起劲了。你们现在爱听的是冒险故事，剑侠故事。哈，尤其是剑侠的，“冒险”到底是洋货：外国人要找一块地方来发洋财，这才去干这一手的。至于剑侠呢——外国当然也有。可是他们只会硬碰硬比剑：顶多像达特安那样——一个人能够对付十来个，就算是顶刮刮的了。飞檐走壁他们办不到。一纵身就跳上万丈高山——他们也不会。要口吐飞剑，“白光一道，人头落地”，那——谈都不要谈起！

真的，中国剑侠的本领确实了不起。你们当然很知道的：你们看过许多画着剑侠的连环图画，看过《七侠五义》，《小五义》，《七剑十三侠》，《七剑八侠》，《江南 n 大侠》，等等。

于是你们看得着了迷。前几年竟有两个小孩子悄悄地离开家里，要到峨嵋山去求道。

大人们也有看了剑侠小说着了迷的。不过他们没有丢了

妻子儿女要到什么地方去求道，因为大人们比小孩子到底老成些。他们只不过在脑子里瞎想想，在嘴巴里空谈谈就算了。剑侠这行生意原是太渺茫的，谁都不知道打哪里学起。

不要说学，就连看都看不到。我们所有的朋友熟人里面，没有一个是当剑侠的。谁也没看见过剑侠。不然的话，瞧着连环图上那些人物——一个个都打扮得像戏台上的武生一样，在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楼上飞来飞去，倒挺好玩的。

大家都听说峨嵋山上有剑仙。可是峨嵋山住着的老百姓，以为剑仙们总该躲在紫金山，或者汤山，或者昆山。

可是有一些人在旁边暗自好笑。他们着实比剑仙重要得多，我们说了老半天——竟忘记提到他们。他们是剑侠们的妈妈，剑侠是打他们肚子里生出来的。他们闭着眼想了会儿，（也许连想都不用想，）就笑嘻嘻地生出个了不起的剑侠来。捧着到书摊子老板那里拿稿费。这当然是说的现在。至于那些前辈，那些讲剑侠故事的开山老祖，可没有稿费拿，只是写出来给他们自己这般人开开心就是了。

他们自己这般人——是小说里的所谓“员外”，或者是“员外”出身。他们生活里总遇得到一些别扭：有时候吃不成一碗安稳饭，有时候要吃点眼前亏——给揩了点油去。王法虽然有，可是也有皇帝管不周到的地方。于是他们幻想一个大本领的人出来帮他们，人类办不到的事——那个古怪人都办得到。他有着员外们的那样道德，知道礼数，知道员外们的身分。他们辅佐皇帝手下人——像包公彭公之类，把江山弄得稳稳当当，消灭了那些歹人，让员外们舒舒服服过活。

这还不算。那位有大本领的人并且十二分大方，一有事

就飞了过来——替你帮忙，替你出力，不用花你半个镢子。你即使甘愿送他——他也不要。这实在比张龙赵虎那些官差好得多。

这些故事越讲就越有进步。要单是剑侠把歹人杀个落花流水，一辈子也没碰见过一个强硬点的对手，看来也有点单调。于是在歹人们里面捧出个“邪道”剑客来，跟“正道”斗法。起先是飞檐走壁。后来又进步到口吐飞剑。结果——当然一猜就知道，员外们的“正道”得了胜。即使胜不了，也可以去请教那些“正派”神仙的，因为神仙也是帮真命天子跟他们这些员外们的。一些跟员外有同样想头的，或者受了员外教育的脚色，讲着这些故事，听着这些故事，都眉飞色舞的：大快人心，真是！

他们之中还有个把呢——做人就老实些，竟动手动脚要替自己跟自己这团人挣扎一下。他自己想当个剑侠。于是他……

我这小册子里要说的正是这么一个人。在这里——我要交代我们那位英雄为什么要去学那个古怪行业，他怎样去学，学好了要干些什么事。

（有谁立志要当剑侠的——就请不要嫌弃罢：这本小册子里也许可以说贡献了一点儿“剑侠养成法”，看了这个，跟学写小说的人在《小说作法》那些书里得到的好处是一样的。）

可是我这个故事没说得圆到：叫你看明白这许多意思。要不然——我干么要啰嗦这么一大通来麻烦你们呢？

这就算是序。

作者一九三六年四月

一 到了上海

睡着的城市。静静的夜。

突然——轰隆！

炮响！

炮弹划过黑色的空气，像吹哨子似地叫着。接着——哗啦！

××兵工厂里炸开了一个大窟窿。这是太阳牌的炮弹。

接着第二炮。步枪响。第三炮。第四炮。第五炮。

睡着的人跳了起来：

“怎么！……”

“又是什么实弹演习吧。”

“不像。”

“老是实弹演习！”

“听！”

有人在叫喊。屠杀已经开始。

“××鬼子呀！”

“咱们的兵干么的？”

可是××完了！

这消息马上传了开去。每个角落里都抽痉似地震动了起

来。墙上贴满了壁报。街上叫着“号外！号外！”空气里荡着紧张的谈话。

“马上就得打到天津！”

“北平也有点儿别扭哩。”

“跟鬼子干一家伙！”

“大乱子就来了！”

“干么要退兵？”

世界像一根拉得紧紧的橡皮带，稍为碰一下，就得啞的一声断了的。

“迟早总得有这么一手的。”

“咱们民族得找自己的出路！”

学生子又活动了起来：拿着旗子在东单牌楼走着，喊着。街上的人觉得这回的学生子比往日有点不同：这回的事是连自己也有点关系的。

“好家伙！”

“大家干呀！”

有些人在跑来跑去打听消息：

“究竟这儿北平要紧不要紧？”

“说不定。”

“我想撤回南方去。银行里提款还提得出吧？”

他们都轻轻地谈着，仿佛声音一大了点儿就得给鬼子兵听了去似的。他们呼吸得怪费劲的：空气是早已经凝得像浆糊那么厚了。

“史伯翁，你听见的消息如何？”

“靠不住。走为上策。”

“极是极是。我还去到银行方面听听消息看。”

银行里忙着对付存户提款。拍卖行一天总得到两打人家里去估价那些带不走的笨重的家具。车站里来着电话，来着慌张的脸嘴，要定头二等的卧车铺位。

“好了，都弄停当了。”

于是许多车辆从前门拥出来，停到东车站西车站门口，卸下肚子里的东西：太太，姨太太，铺盖，蜜枣匣子，老爷，小姐，皮箱，少爷，狮子猫，罐头饼干，男女用人，藤包。

一坐到洗澡堂子似的卧车里，就透过一口气来。

“这放心了。”

“可是天津呢？说不定天津闹了乱子，那可糟糕。”

坐定了的人抽着烟，静静地瞧着别人挤上车。搬运夫给皮箱什么的压得歪着脑袋，吃力地喊着：

“借光，借光！”

搬运夫后面紧跟着那些皮箱什么的主人，焦急地四面瞧着只要两条腿稍为一停，后面的铺盖就冲到自己的脖子上。

“借光借光！”

“快，快，车要开了！”

谁都找好了自己定的铺位，安静地等着开车，大家就都拨起一双八字脚，踱出卧车那扇小门，在过道里走着。谁也得在这车上遇见个把朋友的。

“史伯翁！”

“喔，刘六先生！”

“请进来坐坐。”

那位留着三四根胡子的所谓史伯翁走进一扇小门。

“到上海么？”刘六先生一面在个绿色洋铁罐子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给那位史伯翁。

史伯翁点点脑袋，把那支烟卷塞到嘴里，去凑刘六先生手里的火。

“宝眷呢？”刘六先生又问。

那个赶快抽了几口烟，把烟拔出了嘴，让嘴来答话：

“都一同来了。”

这卧车厢里除了刘六先生还有一位四十上下的胖子，一个劲儿微笑着瞧着史伯翁。刘六先生瞧了那胖子一眼，就觉得自己还得做一件事：

“你们二位见过么？……这位是史伯翁，史伯襄先生。这位是……”

“久仰久仰，”那位胖子抢似地说。“史伯翁在北京住了很久吧？”

“甲辰，乙巳……唔，差不多三十年。”

大家忽然给震得一摇，火车就动了起来。

史伯襄老先生抽烟，可是烟熄掉了火。

“大世兄也一同来了么？”刘六先生嘴里问史伯襄老先生，眼向各处找着，像在找那位大世兄。他找到铺位下面，找到地上，又拿手去掏口袋。

“唔，也一同来了。”

刘六先生找到了一盒火柴给史伯襄老先生点火，眼对着那位胖子：

“史伯翁那位大世兄武功很好。他是……他是……叫做什么派的，有一个派名。是不是少林派？”

那位史伯翁微笑一下：

“我也弄不清楚那些名目。他是——叫做什么内功吧？”

“现在还天天练么？”

“他爱玩那么一套，我也不大管他。他好像在那里运什么气。胡闹，简直是！”

那位胖子把个肚子挺了起来，大声地告诉史伯翁：武功里面顶了不起的是运气这步功夫。

甘凤池就是运气的，甘凤池！他声音提得很高：他怕火车的响声掩住了他的话。“只要肯用功，没有练不好的。令郎有没有拜师傅？”

史伯襄老先生张一张嘴要答，可是胖子又抢着问了下去：

“令郎台甫是什么？”

“兆昌。不吉之兆的兆。昌……昌……昌是——没有女傍的。”

“让我们见一见好不好？”

那位胖子似乎对这些事怪内行的。史伯襄老先生在那张肿了似的肥脸上盯了一眼，就踱出去到自己卧车间里把他大儿子史兆昌叫了来。

史兆昌比他爸爸高上半个脑袋。大概二十五六岁。眼角往上翘，像一个戏子。脸红红的。有点胖。胸部挺发达，可是他拚命把胸部吸进，让背驼着。

这年轻人对刘六先生和胖子作一个揖，坐到铺位上，背就更驼了。

胖子把眼盯着史兆昌：

“世兄近来练什么功夫？”

“形意拳。”

“练得久了吧。”

“半年，”史兆昌接着刘六先生给他烟卷。“这倒还不怎么难。老师说的，练功夫全靠天生的有根底，不然是，怎么用功也练不好的。这话挺有道理。”

胖子点头。他又想问内功练得怎样，可是他弄不明白形意拳到底算是外功，还是内功。他瞧瞧窗外：野景在向后面飞去。他自言自语地：

“内功很要紧。”

史兆昌一震：唔，这胖子说不定懂得一手两手！他试探地说：

“我也练着运气的功夫。”

胖子回过脸来，把肚子挺一挺，又大声地说到甘凤池：

“气功练得到甘凤池那样就好了。甘凤池真是了不起的。譬如……譬如……”

他先瞧瞧大家有没有在听他，然后说了一件甘凤池的事。

“甘凤池在雍正皇帝面前，试过本事的：他拿一根丝线……一根头发……一根……一根丝线……唔，是一根丝线……”

不错，是一根丝线。他说这根丝线有十五丈长。他说甘凤池拿着这根丝线，运一运气，他把肚子又挺一挺，他说丝线就竖了起来，像一根笔直的竹竿——十五丈长。

“这还不算，”胖子站起来，打着手势。“在那丝线的顶上面，就是十五丈高的上面，丝线上面，还拿一个五千斤重金元宝放上去。呵，这功夫！”